

唐代成德軍節度使之變動——安史亂後 初期(781-789)河北中部軍政形勢研究

張正田*

唐代成德軍為安史亂後河北跋扈藩鎮之一。學界傳統上對河北藩鎮多作「一整體性」之研究。本文計畫以研究西元781年起之成德軍分裂事件，藉此探討河北內部各勢力，彼此間存在政治利害關係並相互政治利用、競合，故唐代河北問題，實也並非絕對是以往史家所觀察到的一整體性問題。本文計畫探索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成德軍分裂？又是什麼原因使分離出的易定、橫海兩小藩鎮日後會採取恭順於朝廷之政治立場，而不隨其他河北藩鎮般跋扈於朝廷？以上為以往史家常忽略之問題，本文冀能藉此研究，釐清此間歷史之真相。至於本文時間斷限，則始於西元781年成德軍第一任節度使李寶臣甫逝世，其下諸勢力彼此分裂開始，至西元789年朝廷正式設立滄景節度使為止。

關鍵詞：中晚唐、藩鎮、成德軍、河北藩鎮、安史之亂、中央地方關係

*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

一、前言

唐代，在朝廷平定安史之亂前一年(肅宗寶應元年，762)11月，安史亂眾舊將領已有若干先投降朝廷。《資治通鑑》記載這些將領為：

(史朝義勢力之)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¹

其中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不久為唐肅宗御賜名為「李寶臣」，並任命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有河北道恆、趙、深、定、易五州。²兩個月後之明年，即代宗廣德元年(763)春正月，朝廷斬史朝義、平定安史之亂後，又陸續有田承嗣、李懷仙等投降。朝廷安排這些勢力為：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³

這些新置河北節度使，正如上引史料所言，朝廷鑒於幾年安史亂兵禍之苦，希望授予這些降將為節度使或藩帥以相安無事。然這些藩鎮亦「自為黨援」，往往不受朝廷節制，甚至有時反叛中央，這便是王壽南所分類之「跋扈」、或「叛逆型」藩鎮、⁴或張國剛所分類之「河北割據型」藩鎮。⁵張氏敘述此

¹ 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222，〈肅宗寶應元年(762)·十一月丁酉條〉，頁7135。又此鎮以恆州為治所所在。

² 司馬光，《通鑑》，卷222，〈肅宗寶應元年·十一月丁酉條〉，頁7136。

³ 司馬光，《通鑑》，卷222，〈代宗廣德元年(763)·春正月癸亥條〉，頁7141。

⁴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國58年(1969))，第2章第1節，〈藩鎮對中央態度之分類〉，頁42-43。

類藩鎮爲：

這些藩鎮主要集中在河朔，其中代表則是魏(按：魏博節度使)、鎮(按：成德節度使)、幽(按：幽州盧龍節度使)三鎮。這裡的藩帥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鎮擁立，賦稅不上供中央而由將士瓜分。⁶

張氏所言點出此類藩鎮之性質，河朔藩帥不由中央任命、賦稅不上供，多跋扈於朝，向爲朝廷眼中釘。⁷

河北道按張氏前所言，主要爲魏博、成德、幽州三藩鎮所瓜分。⁸大致上，其佔領地按地域分布而言，河北南部爲魏博所據、中部爲成德所據、北部爲幽州所據。此外，河北中部區偏東部與偏西北部，也尙有由成德節度使分裂出的滄景、易定兩個疆域較小、又政治立場與河朔跋扈藩鎮相反，是傾向恭順於朝廷的兩藩鎮，於是原有成德軍故地因此分裂爲三。然以上河北諸鎮疆界也非完全固定，常隨彼此間勢力競和與戰爭而有所改變。然限於篇幅，本文主要所欲探討者，即是此際河北中部之成德軍，因節度使李寶臣逝世後，

⁵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1章，〈引言——唐代藩鎮的歷史真相〉，頁23-25。

⁶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第1章，〈引言——唐代藩鎮的歷史真相〉，頁23-25。

⁷ 反之，較傾向效忠唐中央、原先多爲討伐安史之亂主力的華北各藩鎮，張氏稱爲「中原防遏型」藩鎮，此類藩鎮多分布在河南、河東兩道，亦是軍事型藩鎮，稅賦多用來收擁大兵以對抗河北藩鎮。出處同前注。

⁸ 前述另一安史降將薛嵩所統昭義軍節度使，在嵩死後發生內亂，其所統轄地，南部相、衛等州爲魏博節度使所據，北部之邢、洺、磁三州，爲恭順於唐中央之澤潞節度使所據，朝廷並命澤潞鎮繼承昭義軍名號，展開此鎮轄區橫跨太行山東西兩麓之百餘年史，朝廷並以之爲制衡河朔跋扈藩鎮之利器。關於昭義軍在太行山東西麓合併後百餘年史之研究，可見筆者拙作碩士論文，〈唐代昭義軍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一般所謂「河朔三鎮」，即是指魏博、成德、幽州三藩鎮，但在安史亂平之初的河北，其實並不只三鎮，需加上薛嵩之昭義軍節度使(又稱相衛節度使)，實有四大藩鎮。

內部勢力分裂，進而分裂出易定、滄景兩小藩鎮，及其中各系勢力相互競合之原因與過程。

之所以考慮研究此課題，主要是因以往史家多把河北藩鎮問題，當成單一一個體來研究，⁹其實河北三鎮並非單一的、整體的問題。就文化面向來看，河北內部各地之區域文化也有不同，如毛漢光即提到河北社會勢力、文化，河北之北、中及南部，可能皆有細部差別。¹⁰此外近年來也開始有學者對河北區域進行個別藩鎮之研究，¹¹以釐清長期以來將河朔三鎮視為一整體、也較為粗略之觀點，而這些個別研究對河北藩鎮問題作更細部探討，亦有所助益。故本文選擇研究安史亂後不久、位於河北中部成德軍第一次分裂時之史，是因此時河北中部、包含成德軍在內諸勢力，正進行分裂與重組，這也是成德軍異於其他河朔藩鎮之歷史過程，因為其他河北諸鎮在創設不久後，

⁹ 相關論著極多，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台二版）；王壽南，〈論唐代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收入《中山學術文化集刊》，1(1968.03)，頁569-620；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的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為例〉，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頁99-111；盧建榮，〈唐後期河北特區化過程中的抗爭文化邏輯——兼論唐廷與河北為扈從主義關係說〉，《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2000），頁397-458；方積六，〈論唐代河朔藩鎮的長期割據〉，《中國史研究》，1984：1，頁33-46；畑地正憲，〈唐代河北藩鎮下における商業發展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岡崎敬先生退休紀念論集》（京都：同朋舍，1987），頁256-278；谷川道雄，〈河朔三鎮における節度使權力の性格〉，收入《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25，1978：3，頁1-20。

¹⁰ 如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的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為例〉之研究，即是少數發現河北內部區域文化有其不同之例。

¹¹ 如毛漢光，〈魏博兩百年史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北：聯經，1995），頁323-390；吳光華，〈唐代盧龍鎮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渡邊孝，〈魏博と成德〉，收入《東洋史研究》，54：2，1995-9；堀敏一，〈魏博天雄軍の歴史〉，《歷史教育》，6：6，1958等。

並未歷經一場分裂之歷史過程，使該區域勢力發生重組。本文想探究的是，是否由成德軍此次分裂過程中，可看出一：究竟河朔藩鎮是否為一整體性、共同利害性之課題？及二：若是河北藩鎮內存在不同政治利害關係之勢力的話，是什麼因素促使此間不同勢力重新組合？此外，這些歷史因素中，又是什麼原因，促使由成德軍分裂出之易定、滄景這兩個較效忠於中央、而不隨河朔三鎮般跋扈於朝廷？又陳寅恪認為，隋末唐初之河朔一帶有所謂「山東豪傑」，大抵都是胡漢雜揉，善鬥務農之集團，故河朔一帶在唐初胡風已頗盛、文化面向亦是具有離心性¹²。此為史家所共識，筆者亦贊同此論，然為何由成德軍分裂出之易定、滄景兩小藩鎮，在政治立場上卻選擇恭順於中央、而非離心而叛逆？以上皆為以往史家常忽略之問題，本文冀能藉此研究，釐清此間歷史之真相。至於本文時間斷限，則始於西元 781 年成德軍第一任節度使李寶臣甫逝世，其下諸勢力彼此分裂開始，至西元 789 年朝廷正式設立滄景節度使為止。

二、歷史背景簡述

實則，在安史亂後不久之代宗廣德元年(763)，朝廷似已考量到新歸順河朔諸鎮可能各懷企圖，而曾下制分河北諸鎮管區：

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按：節度使李懷仙)；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按：節度使李寶臣)；相、貝、邢、洺為相州管(按：節度使薛嵩)；魏、博、德為魏州管(按：節度使田承嗣，以上為河北道藩鎮)；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按：節度使為侯希逸，為河南道藩鎮)；懷、衛、河陽為澤潞管(按：節度使

¹²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305-324。

李抱玉，為恭順於朝廷的中原防遏型藩鎮)¹³

但群雄勢力企圖絕非朝廷一紙命令即可拘束，故此條下胡三省注曰：「自田承嗣、李靈曜相繼叛亂，諸道所管不復守此制。」¹⁴實則河北諸鎮也：

各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皆結為婚姻，互為表裡。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¹⁵

可見河北諸鎮各擁武力、修武備、自辟臣僚將吏，並互相婚姻以為支援，對中央的政治態度自是跋扈不恭，朝廷對這些降將勢力也莫可奈何，只能任其發展，徒為羈縻。

河北區自西元 763 年安史亂平後，至代宗大曆 7 年(772)10 年間，大抵無發生大戰事。然當大曆 8 年春正月，位於河北西南部之相衛節度使¹⁶薛嵩病逝，兩年後大曆 10 年春正月，相衛(薛氏昭義鎮)內部發生兵亂，為河北南部魏

¹³ 司馬光，《通鑑》，卷222，〈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丁卯條〉，頁7143。又成德軍在李寶臣任鎮帥時期實際所管州，並不只前述朝制之五州，而是隨李寶臣勢力擴張。轄州數也不斷增加。見《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傳〉，頁3904載：「李寶臣受恆州節度，吞削藩鄰，有恆、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然又見《新唐書》，卷66，〈方鎮表三〉，頁1840-1843，成德軍在寶應元年(762)載：「置成德軍節度使，領恆、定、易、趙、深五州。治恆州。」明年廣德元年又載：「成德軍節度增領冀州。」至大曆10年(775)又載：「成德軍節度增領滄州。」若依《新唐書·方鎮表三》所載，成德軍在李寶臣時期至大曆10年為止，至少領有恆、冀、深、趙、易、定、滄等7州轄地。本文採保守計，認為此7州是成德軍在李寶臣時期最大轄區。

¹⁴ 司馬光，《通鑑》，卷222，〈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丁卯條〉，頁7143。

¹⁵ 司馬光，《通鑑》，卷222，〈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癸丑條〉，頁7175。

¹⁶ 相衛節度使又稱昭義軍節度使，此名號乃朝廷為羈縻薛嵩所賜，性質為河朔跋扈型藩鎮。但相衛節度使(薛氏昭義)勢力滅亡後，朝廷命「昭義軍」名號為澤潞節度使所承襲。薛氏昭義鎮與日後以忠義聞名的中原型藩鎮、橫跨太行兩麓之昭義軍節度使，性質完全不同，本文又稱相衛節度使為「薛氏昭義鎮」，以別於日後之昭義軍節度使。

博鎮帥田承嗣乘機入侵，¹⁷也破壞河北勢力均勢，河北道遂進入一連串戰事，同時也波及河北中部之成德軍。導致成德軍捲入戰事風波原因之一，在於成德鎮帥李寶臣與田承嗣發生過嫌隙，《通鑑》載：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¹⁸

由引文知，因河北藩鎮相互婚姻，李寶臣之弟寶正娶田承嗣之女而住魏州，應是人質性質。李寶正在魏州與田承嗣之子維擊毬時，不幸意外誤使田維死亡，承嗣大怒，雖李寶臣道歉並賜杖請田承嗣教訓其弟，但承嗣卻順勢杖死寶正，遂使兩鎮關係交惡。在大曆 10 年(775)田承嗣入侵相衛時，便成為李寶臣等宣稱為朝廷請討承嗣之動機。魏博田氏入侵薛氏昭義鎮，牽連各鎮甚廣，由引文知，除成德軍外，至少還牽連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此外戰事也延時甚久，至田承嗣死，其從子田悅繼任魏博節帥時，仍與朝廷為首之各軍鎮爭戰不已。但此戰事非本文討論主軸，故不詳論，然可知河北自此之不寧。

¹⁷ 魏博入侵薛氏昭義戰事，詳見司馬光，《通鑑》，卷224，〈代宗大曆八年(773)·春正月條〉，頁7175，至《通鑑》，卷225，〈代宗大曆十一年·二月庚辰條〉，頁7237。

¹⁸ 司馬光，《通鑑》，卷225，〈代宗大曆十年·三月乙巳條〉，頁7230。

三、成德軍之分裂與張孝忠之崛起

(一) 李寶臣之逝與成德軍勢力分裂

在河北戰事過程中，德宗建中 2 年(781)春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逝世，¹⁹此時成德軍轄區至少領有恆、冀、深、趙、易、定、滄等七州。在寶臣逝前，曾無端誅殺許多大將，《舊唐書·李寶臣傳》載：

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懷，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入，自是諸將離心。²⁰

而《通鑑》亦載：

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²¹

由上二引文知，李寶臣為將節度使傳於子李惟岳，又擔憂惟岳資淺，為人暗軟，不能控制故吏老將，故引這一連串殺戮，且株連甚廣，連家屬亦不可倖免，遂引起成德軍內部諸系將領之離心不服。這一連串殺戮所鎖定對象之一，即是當時易州刺史張孝忠，也因此，孝忠始對成德軍李寶臣、惟岳父子離心。²²

¹⁹ 司馬光，《通鑑》，卷226，〈德宗建中二年·春正月戊辰條〉，頁7291。

²⁰ 劉昫等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九版)，卷142，〈李寶臣傳〉，頁3868。

²¹ 司馬光，《通鑑》，卷226，〈德宗建中二年·春正月戊辰條〉，頁7292。

²² 胡三省在此條下注「史言人不可妄殺，且為孝忠、武俊歸國張本。」誠斯言矣。

當李寶臣逝世時，《舊唐書·李惟岳附傳》載：

寶臣卒時，惟岳為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為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為事。²³

由此引文知，李寶臣逝世前不久，已任命其子為行軍司馬。節度使行軍司馬一職根據嚴耕望先生考證，在開元、天寶間本是僅次於節度副使之方鎮文職，但在中晚唐藩鎮文職中，行軍司馬因其掌控鎮內軍政之權而日漸舉足輕重，常得以繼任節度使，故在中晚唐五代時，變成位居節度副使之上，僅次於節度使之方鎮輔貳要職。²⁴故寶臣安排惟岳任節度使府要職之行軍司馬，欲傳位於子之心十分明顯。節度使行軍司馬為輔貳要職，自可掌出入府牙院內之門禁，或許前述寶臣晚年妄殺心腹大將二十餘人，與李惟岳及派系人馬胡震、王他奴²⁵等掌控使府要地，可直接影響使府決策層有關。²⁶然使府內部

²³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李惟岳附傳〉，頁3868-3869。

²⁴ 以上見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177-236，在頁182-187的說法。

²⁵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春正月癸未條〉，頁7318作「王它奴」，「他」、「它」音意皆同，該是同音互轉。

²⁶ 筆者也不排除李寶臣晚年已不太能視事，李惟岳派系可能據此假傳寶臣之命，先下手為強，妄殺寶臣其他勢力舊大將之可能性。可惜史料殘失，暫不能證此假設。但由權德輿，〈唐故義武軍節度使營田易定等州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王贈太師貞武張公遺愛碑銘〉，收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496，頁5058上所載：「俄而(李寶臣)寢疾，瘖不能言……既而惡子(按：指李惟岳)阻命，陰交匪人，因喪以干紀，專地而圖禍。」可知寶臣晚年健康狀況不佳，已到口不能言之地步，但此史料尚不能完全反應出寶臣逝前是否已失去意識狀況、至不能掌實權之地步，亦尚不能完全證明筆者前假設。又以下稱屬於李惟岳派系之人物為「惟岳親信圈」。

有人如判官邵真等知曉其中政治鬥爭內情，仍「泣諫，以為不可」。其勸諫李惟岳內容見《舊唐書·邵真傳》：

邵真者，……李寶臣之判官也……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李正己、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縈絰之中，遽欲違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絕之又恐速禍；正己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執正己使送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悅未為朝廷所信，正己兵強，忽來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東鹿，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²⁷

由引文可知，李惟岳所信任者之一的邵真，該也是「惟岳親信圈」內人物之一。然圈內仍各有派系，邵真在政治立場顯與同為親信圈內如李他奴等「叛國派」不同，而是主張「歸向朝廷」。故邵真向李惟岳泣諫，理由是一、成德軍自其父李寶臣以來，受朝廷恩厚，故不可背叛朝廷；二、若背叛朝廷，落入不忠之名，也會誣陷其父李寶臣之名聲。此時，惟岳尚頗為這些理由所動，然惟岳為人軟弱，在內受胡震、王他奴等人之再次遊說；外又不堪承受正與朝廷征戰的魏博鎮帥田悅之壓力，遂屈服。故「雖聽從」邵真之勸諫，但「終為左右所惑而止」，這些「左右」，很可能正是王他奴等派，李惟岳甚而在做出叛國決定後，因為畏懼內、外壓力而殺邵真。

除此外尚有李惟岳舅谷從政亦勸諫以為不可叛國。《舊唐書·李惟岳附

²⁷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87下，〈忠義下·邵真傳〉，頁4905。

傳》載：

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略，為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²⁸

由引文知，惟岳之舅谷從政本就「為寶臣所忌」，至惟岳時期，「亦素忌從政」，自非「惟岳親信圈」人物。惟岳亦是不聽其舅之諫言，而決定與魏博田悅、齊帥(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一起背叛朝廷。其後，惟岳決採王他奴等「叛國派」意見，加上其向不信任谷從政，遂命王他奴監視谷從政，從政索性仰藥自殺，死前尚說：我不怕死，只是悲哀張家(按：李寶臣原名張忠志)快族滅了。²⁹

由此也可見惟岳舉事不定，非才幹能士。其父寶臣生前即認為其「暗慳」、「闇弱」，對其是否能順利接節帥之位已有擔憂，也因之，寶臣、惟岳父子才殺了二十幾名老將。而惟岳在其父逝世後關鍵之際，又為自己「惟岳親信圈」內各派勢力之不同意見左右迷惑，搖擺不定，且又不能即時且恰當地分析出親信圈外之舊臣、故吏；及親信圈內之左右人馬的各種意見之利害，辨別何者對未來權勢掌握較為有利。譬如只因魏博軍之壓力，即選擇王他奴等派之意見，貿然叛國，甚至因此殺原先持不同意見之另一親信邵真、及雖不為惟岳所親信、但仍身為舅父之谷從政，這些舉動也可能促使本就是「惟岳親信圈」以外之其他成德將士更加離心，甚至親信圈內人物對惟岳之領導能力也可能會產生懷疑。惟岳不僅在父親逝世後，不能對親信圈內人物辨析利害，甚至在父親逝世前，以惟岳身為使府行軍司馬、足以影響使府權力中樞決策之際，也默許或偕同父親，企圖用殺戮手段殺害原本有政治利用價值的圈外有力大將，而不能好好利用之、收買人心，誠可謂徒然喪失繼位

²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李惟岳附傳〉，頁3869。

²⁹ 司馬光，《通鑑》，卷226，〈德宗建中二年·春正月戊辰條〉，頁7295：「惟岳遣王他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胡注：李寶臣本張忠志，故云然。〕

之勢。故當時幽州鎮帥朱滔對李惟岳繼位前後政治動作該多有耳聞，便批評李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³⁰之語。此外，不久後將背叛李惟岳、歸降朝廷的趙州刺史康日知，也曾說惟岳是「孱微而無謀」之人。³¹日知出於成德軍勢力，年少時並曾「少事李惟岳」過，³²對惟岳為人該常親自見聞，可信其言不假。

李寶臣原有內外故將有不少因上述原因被害，未被殺害者也對寶臣、惟岳父子不服，對惟岳求繼任藩帥位之舉，態度當然也轉向消極。未被殺死的張孝忠即其一，這也將導致孝忠不再效忠成德、而擅自改投朝廷。

(二)張孝忠與李寶臣、惟岳父子之政治關係

於此不得不論張孝忠與李寶臣、惟岳父子間之政治關係，才能看出寶臣晚年何以因為要傳位給惟岳時，會不信任孝忠，進而要忌殺之。《舊唐書·張孝忠傳》載：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阿勞，孝忠本字……孝忠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仍賜名孝忠……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

《同傳》續載：

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忠以精騎數千禦之……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使扞

³⁰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5。

³¹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王武俊傳〉，頁3873。

³²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九版)，卷148，〈康日知傳〉，頁4773。

幽州。……既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懼不往。……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恆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恆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為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³³

由引文可知，孝忠本出身自安祿山麾下蕃將，概於祿山死後，又投史思明，是安史亂眾之一。故孝忠在安史之亂時，替安史亂眾「為其前鋒」。至史朝義敗後，孝忠才投入李寶臣帳下，可以看出孝忠是屬「客卿」身分之「帶槍投靠」李寶臣，並非寶臣麾下基本班底，自非其所信任舊臣團隊。關於此點，有一史料可與前引史料互證。《舊唐書·李寶臣傳》：

李寶臣……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及祿山叛……錄為假子……安慶緒偽署為恆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恆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偽授忠志……恆趙節度使……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³⁴

比較兩史料可發現，張孝忠與李寶臣都出身安祿山麾下，當安慶緒任命李寶臣任河北道中部之恆州刺史時，不見孝忠隸屬寶臣麾下。相州九節度使之戰時，李寶臣曾一度「帶槍投靠」投降唐朝、不臣於安史集團；此時張孝忠卻仍為安史亂眾內勢力之一，亦是兩人勢力不相隸屬之一證。後概因史思明戰事順利，李寶臣勢力又投靠回史思明側，史氏概為羈縻這個曾經「不臣」過的李寶臣，任命李寶臣為恆趙節度使，³⁵可見寶臣不是史氏心腹麾下；但此時，張孝忠仍在「河洛」、即河南道前線一帶，為史思明前鋒將領，應為史氏所信任之勢力之一，則又可證此時寶臣與孝忠派別不同。至史思明一敗，

³³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4-3855。

³⁴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李寶臣傳〉，頁3865。

³⁵ 成德軍節度使治所即在恆州，故知史思明此時所設恆趙節度使，即安史亂後成德軍節度使之前身，藩帥皆李寶臣(張忠志)本人。

李寶臣馬上再投靠回朝廷之側，而張孝忠卻是直至史朝義已敗亡，安史亂已平，才不得不投入李寶臣帳下，隨之歸降朝廷。由此皆可知張孝忠根本非李寶臣嫡系人馬，寶臣或僅因孝忠「忠謹、重驍勇」，才「『甚』委信之」。但其實由前兩史料相比較，皆可證孝忠不為寶臣深信，所謂「『甚』委信之」之「甚」字，不如說改為「頗」字較恰當。概也因此，寶臣方與孝忠作政治聯姻，以羈縻其勢力。

張孝忠勢力，據於恆州與幽州間交通道上之易州，³⁶也使寶臣利用之，以提防幽州朱滔勢力之南下入侵。故寶臣與孝忠雙方，是屬相互政治利用之關係。前引《舊唐書·張孝忠傳》史料言李寶臣「常慮(幽州朱)滔來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使扞幽州。」即可說明寶臣利用孝忠勢力防守易州前線。但寶臣可能也懼怕孝忠勢力過大而難以指揮、或怕他倒戈投靠朱滔³⁷。故知寶臣、惟岳父子日後勢力交替之際，張孝忠自不為寶臣父子所信任，是寶臣父子極欲除去之「外臣」勢力之一，以免寶臣父子權力交接生變。

(三)張孝忠叛歸朝廷原因分析

由前諸引文亦可知張孝忠乃安史亂平後才投降唐朝之人，自成一方勢

³⁶ 找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篇45，〈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頁1531-1546。

³⁷ 又「選精騎七千配焉」，表面上看是寶臣幫助孝忠一起防禦幽州勢力，但可能隱含順便監視、防止張孝忠可能倒戈或叛變。

力，對唐廷也並非具有忠義色彩的文化思想之人。³⁸其日後會獨立為易定一鎮，抗拒成德等河北藩鎮，可能導因於孝忠勢力與寶臣、惟岳勢力間發生政治矛盾，使孝忠必須藉表態效忠朝廷之政治舉動，以對抗南鄰之成德、及比鄰之幽州盧龍等勢力。朝廷也藉張孝忠不得已之投靠，以利用來制衡河朔藩鎮。

張孝忠之決定背叛李惟岳，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滔之遊說扮演關鍵角色。時朱滔宣稱為朝廷討叛將李惟岳，準備向成德李惟岳出兵。《通鑑》載：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嬖滔女，深相結。³⁹

由引文知孝忠軍事勢力正駐在范陽、成德兩節度使交通要道上之易州，孝忠也任易州刺史，而滔已南下莫州，準備隨時向李惟岳等採取行動。滔先派人遊說孝忠叛惟岳，企圖先使孝忠倒戈，並向孝忠所開政治利益是在於「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如此張孝忠將會被朝廷

³⁸ 王壽南在〈論唐代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頁569-620，認為唐代河北跋扈藩鎮，自唐亡前始終跋扈、成為半獨立的地區，是因文化上與中原文化相迥異和脫節之因。王氏也提出多數本是胡人出身的河北武將，因文化性差異，才不對唐中央具向心力。但其中卻有少部分河北藩帥，因本身文化水平較高，則較能對中央具向心感與效忠心。氏所言實大論，筆者亦贊成氏之觀點，然其文中所舉文化水平較高、對中央較效忠之將領群數例中，舉了張孝忠之例，認為其雖為胡人(奚人)，卻具有文化面上較傾向中央之「華心」，使孝忠政治立場較傾向中央。

³⁹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二年(781)·八月條〉，頁7307-7308。

視爲忠心於朝的勢力。孝忠概估計利弊，遂決叛惟岳、歸朝廷，朝廷遂任命孝忠接替惟岳、爲新任成德節度使。雖實際上孝忠此時勢力僅止於易州，尙不能統整個成德之轄州，但孝忠是成德勢力中第一位反正之人，能從朝廷獲得成德節度使此銜，對孝忠將來在河北地區勢力競合大有助益。此外，孝忠並與朱滔互爲婚姻，也是河北諸勢力間相互結盟之動作。

此外，張孝忠勢力範圍在易州，正西鄰河東道，河東向爲效忠朝廷之恭順藩鎮，孝忠若南與成德鎮之寶臣、惟岳勢力劃清界限後，能繼續在河北中部險惡環境中求取生存空間，就地緣角度而言，易州能透過飛狐陁道西與河東道交通，⁴⁰孝忠若能與西鄰河東道、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中央朝廷交好，謀取日後合作機會，也是促使其選擇成爲恭順中央之政治立場原因之一。

關於寶臣、惟岳父子勢力集團權力交替之際，背叛此集團者，除孝忠外，如此類者亦有王武俊、康日知等，其間過程請容分述如後。

四、王武俊之崛起

李惟岳日後下場是死於另一叛將王武俊之手。⁴¹武俊出身跟張孝忠並不同，是出於成德李寶臣之麾下，見《舊唐書·王武俊傳》：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武俊初號沒諾干，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眾，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恆、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恆、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

⁴⁰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冊》，篇43，〈太行飛狐諸陁道〉，頁1507-1513。

⁴¹ 見《舊唐書》，卷12，〈德宗紀·建中三年(782)〉，頁331：「成德軍兵馬使王武俊殺李惟岳，傳首京師。」

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⁴²

由引文可知，武俊是契丹蕃將，勇武能騎射，肅宗上元年間(760-761)為李寶臣旗下裨將。一、二年後，寶應元年(762)即曾給寶臣建議、並分析當時暫歸順朝廷之利，為寶臣所採信而決定、暫向朝廷歸順，並向朝廷上奏拜武俊為恆定等州節度使⁴³之「先鋒兵馬使」。可見惟岳入寶臣帳下一、二年間，即因表現深獲寶臣信任。

王武俊會叛殺李惟岳，跟惟岳與幽州節度使朱滔、及易州刺史張孝忠聯軍攻討之戰有關。《通鑑》載：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素怯……與孟祐俱圍東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

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

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⁴⁴

由引文知，朱滔、張孝忠對成德軍李惟岳兩次東鹿之戰，惟岳皆大敗。另一方面，成德軍兵馬使王武俊為惟岳所疑，只是惟岳對之一時「未忍除也」。可見武俊雖出自寶臣麾下，深受寶臣生前所信，但在寶臣、惟岳父子權力交替之際，武俊卻不見得有打入「惟岳親信圈」內，由引文可知惟岳也不信任之。

⁴²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王武俊傳〉，頁3871-72。

⁴³ 此即成德軍節度使之前身，藩帥皆李寶臣本人。

⁴⁴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條〉，頁7316-7317。

⁴⁵當時武俊正為惟岳任命為兩次東鹿之戰的先鋒部隊，或因已感受到自己並非惟岳所視為「親信圈」內之人，不甚力戰；敗後，惟岳更加懷疑武俊之忠誠，此更使武俊疑懼。加上此時，成德軍內部又有位於趙州之勢力康日知叛歸朝廷，也可能同樣啓發武俊叛歸朝廷、以求自保之心。然對李惟岳而言，原先屬旗下之康日知，其叛歸朝廷，仍需派軍征討。此時惟岳犯了「疑人不用」之錯誤，沒有派「惟岳親信圈」內部之人、例如王他奴等為將領，⁴⁶仍命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康日知，此時武俊便擁兵在外，隨時可造反了。且惟岳又還令王士真守衛藩帥府，這又是犯了另一個錯誤決策，因為士真即是武俊之子，⁴⁷惟岳要其替惟岳守帥府要地，無異引狼入室。《通鑑》續載：

王武俊既出恆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⁴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按：即李惟岳)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按：即王武俊)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胡注：「要藉官」，亦唐時節度行前之職……要藉，乃節度使之腹心也。)，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啟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

⁴⁵ 很可能在惟岳心中，寶臣生前提拔的王武俊，也是難以臣服的「故將舊臣」之一。

⁴⁶ 也可能這個圈子內，多只是會拍李惟岳馬屁之人物，根本沒大才能，所以惟岳也派不出這些人物當將領。按所謂「同類相近」之理，惟岳既然是「暗悞」人物，其親信概可能也類似之。

⁴⁷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王武俊傳〉，頁3873：「武俊子士真斬惟岳」。

⁴⁸ 即張孝忠。此時可知朝廷任命孝忠為成德節帥之政治價值，時值成德軍內部勢力變換之際，有此朝廷命銜，便擁有合法性及正當地招降納叛。

動。遂執惟岳，收鄭誦、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⁴⁹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⁵⁰

由引文知，王武俊與衛常寧領兵出恆州不久，武俊即有反惟岳之意，但常寧為步軍使、平時統領步軍，此時可能是出征軍之副指揮，武俊並須與他合作才可能反。然當武俊示謀反之意圖時，常寧亦以為：「惟岳『暗弱』，故自己早有反意」，並認為若能成功謀反、順勢歸順朝廷，則能「轉禍為福」；若叛惟岳之事不成，衛常寧尚分析：還可北投易州張孝忠。加上約莫此時，被武俊、常寧軍包圍城池的趙州康日知，也派使遊說武俊⁵¹。於是武俊、常寧兩人合心合計，決心陣前倒戈、叛伐惟岳。

此時又正逢李惟岳派遣「節度使心腹」之「要籍官」謝遵來武俊軍營，武俊等順勢成功拉引其加入自己陣營，⁵²希望其能回恆州轉知武俊之子——正替李惟岳防守藩帥府的王士真，以裡應外合。於是一個月後的閏正月甲辰日，⁵³「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內(納)之」，先成功殺了尚留在恆州城內、王他奴等「惟岳親信圈」之人，成功政變，然對於惟岳本人，王武俊尚懼「殺舊主之子」罪名，只想將之俘送京師，不想殺他。然衛常寧警告武俊：「若讓惟岳入京見著陛下，只怕他向陛下信

⁴⁹ 「舊使」指李寶臣，表示張孝忠仍礙於對舊主寶臣曾經「臣屬」之過往，暫不忍殺惟岳。

⁵⁰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春正月癸未條〉，頁7318-7319。

⁵¹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王武俊傳〉，頁3873：「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偽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恆州。」

⁵² 謝遵貴為「要籍」，為李惟岳之「心腹」，可見是屬「惟岳親信圈」之人，卻答應謀反，似是惟岳暗弱，其下親信圈之人也多無用小人！

⁵³ 此次繫日係《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春正月癸未條〉，頁7318。

口雌黃，反將叛逆罪名誣賴到你頭上！」最後武俊決定縊殺李惟岳。

這場政變對原有正在分裂的成德軍勢力，又是一衝擊。譬如位於恆州正東方的深州，其刺史、也是李惟岳的姐夫楊榮國，便不敢向正殺紅了眼的武俊政變集團投降，而改降幽州的朱滔。朱滔雖仍復任之為深州刺史，但可推知此時成德已失深州，此州已歸幽州節度使朱滔的勢力範圍了。同樣連鎖反應，下個月(本年二月)，位於恆州東北方的定州、其刺史楊政義，也不敢降於王武俊，而北降易州張孝忠。⁵⁴

至於深州楊榮國、定州楊政義不敢向武俊投降之另一因，很可能在於他們也是「惟岳親信圈」之人。請容考於後：首先深州方面，據郁賢皓考證，楊榮國之前任深州刺史為李獻誠，⁵⁵而《舊唐書·張孝忠傳》載：「既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⁵⁶可知原深刺李獻誠正是寶臣、惟岳父子所疑忌之舊臣大將，寶臣、惟岳父子殺之，以惟岳姐夫楊榮國替補，足可見榮國正是惟岳所親信人物之一。次論定州方面，亦據郁賢皓考證，楊政義之前任定州刺史為張南容，⁵⁷而《舊唐書·李寶臣傳》載：「寶臣暮年，益多猜忌……即殺大將辛忠義……定州刺史張南容……等二十餘人。」⁵⁸同理，張南榮也是寶臣、惟岳父子所疑忌之舊臣大將，殺之以替楊政義，可見政義是惟岳所親信人物之一。可惜惟岳所信非人，所部刺史一旦有事，動輒投降。

⁵⁴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二月戊午條〉，頁7319：「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楊政義向張孝忠投降尚可見《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6：「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

⁵⁵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發行，2000)，3，卷108，〈河北道·深州〉，頁1506。

⁵⁶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5。

⁵⁷ 郁賢皓，《前引書》，3，卷112，〈河北道·定州〉，頁1554-1555。

⁵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李寶臣傳〉，頁3868。

五、王武俊與張孝忠之角力

(一)王武俊、朱滔聯合叛唐與易定節度使之設立

惟岳死後，史載：「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⁵⁹對朝廷而言，除魏州田悅尚因入侵薛氏昭義戰事，而與朝廷為首之諸道聯軍作戰外，河北問題大致底定。但此時朝廷卻下令：

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恆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恆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為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⁶⁰

《通鑑》則載：

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⁶¹

這便是惟岳被弒後，朝廷刻意安排的「三分成德地」政策，⁶²打算將成德原轄區三分給張孝忠、王武俊、康日知。然此政治安排其實大有問題。如王武俊殺李惟岳，原成德軍其下支州如趙、深、易等皆已失降他人，武俊所能治者在恆州，另外朝廷所允許給予之冀州也與恆州不相連，得之無大用；且武俊卻自認誅殺惟岳有首功，不當只得到恆、冀之地，甚至自認該得到成德節度使的節號、統有原先成德轄區才對，而不該同於康日知般，只是「都團練

⁵⁹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二月戊午條〉，頁7319。

⁶⁰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6。

⁶¹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二月戊午條〉，頁7319。

⁶²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148，〈張孝忠傳〉，頁4769：「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為節度。」

觀察使」耳。⁶³而之前一直宣稱替朝廷討惟岳等反叛勢力之幽州朱滔，也不滿朝命中明言，要將自己不久前才得到手的深州，平白無故給了趙州康日知；朝命反另使朱滔得到離河北北部轄區極遠、位於河北東南部、當時中古舊黃河出海段的德、棣兩州。這兩州與朱滔勢力範圍全無連結，朱滔得之亦無大用，滔遂不服朝令繼續將軍隊屯駐深州，直請朝廷許可賜予深州，然朝廷又不許。⁶⁴且趙州康日知，政治上非如張孝忠是「反正之首功」；軍事上在反惟岳戰事也無多大表現，朝廷莫名將深州劃給無甚功勞之日知，這對數戰皆捷的朱滔，無異是種政治污辱。於是「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⁶⁵加上此時本就持續與朝廷作戰之魏博田悅，河朔三鎮第一次大串聯。⁶⁶剛露出和平曙光的河北問題，就在德宗為首的朝廷錯誤決策下，再次爆發戰火，本來互有政治利害矛盾的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也因之才會聯合造反。

(二)張孝忠之政治謀略與智慧

相較於朱滔、王武俊等一怒而反朝廷，張孝忠的政治作為表現一直深沉許多。一方面，孝忠是成德分裂後，內部新竄起群雄之中，唯一得到節度使名位之人，只是他現在喪失了原有成德軍節度使之銜，但朝廷仍授給他新設之義武軍節度使。緣因朝廷此時對河北中部之「三分成德地」政策，就是要

⁶³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二月戊午條〉，頁7319：「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

⁶⁴ 由此可知看出，幽州朱滔所謂宣稱奉朝命討成德李惟岳之叛之本質，也不過是為「擴張地盤」之政治利益耳。

⁶⁵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211，〈藩鎮·鎮冀王武俊傳〉，頁5952。

⁶⁶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二月辛亥條〉，頁7331：「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地。」

切割原具有七州之廣的成德軍轄區，使河北中部各勢力零散而易於控制。只是此政治安排令群雄不服，反徒增困擾。故對張孝忠而言，由原領之成德軍節度使銜，改爲只轄易、定、滄三州之義武軍節度使，對孝忠其實是不公平的，對朝廷而言也是個不智的錯誤決策。或許張孝忠仍暫時滿足此義武軍節度使銜，故朝命對孝忠而言，或許仍發揮部分政治羈縻作用。然另一方面，孝忠被朝廷許可的轄區，其實跟朱滔一樣也是切割的，他雖然也得到與易州轄區相鄰之定州，但易、定兩州都在河北西北部，與位於河北東部、濱臨渤海灣的滄州也並不相連，得之無大用。然孝忠看出朝廷這些安排，是要對河北較大的勢力，譬如他自己、跟朱滔兩人的地盤，都分別切割開，使孝忠自己與滔兩人地盤皆支離破碎，則朝廷就可安心。⁶⁷朝廷這些政治安排雖極不高明，但孝忠仍謹慎奉行之。

其實孝忠深沉的政治手段實不僅此，《舊唐書·張孝忠傳》載：「(孝忠、朱滔)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恆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⁶⁸亦即早在孝忠與朱滔聯軍討惟岳之束鹿之戰戰勝後，孝忠就忽然選擇不與朱滔合作，還軍駐屯河北西北部之定州義豐縣，⁶⁹使朱滔一時驚慌大駭。關於此意外之舉，孝忠便私下對手下將吏說明自己想法是：

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恆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

意思是：「第一點，我們本來求的就是要替朝廷擊敗李惟岳，惟岳不是已經

⁶⁷ 朝廷也只有讓康日知這種無大表現、對朝廷較無威脅的人，才給予相鄰之深、趙兩州。又如王武俊，可能他表現太過積極，又替朝廷殺李惟岳、又替朝廷誅殺「惟岳親信圈」之人，種種動作太過招搖，可能使朝廷不悅，故只分恆、冀之地給他。

⁶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6。

⁶⁹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頁1018-1019：「定州博陵郡，上·本高陽郡……義豐，緊。」

戰敗了嗎？那就不用打了啊；⁷⁰第二點，恆州那邊還有很多各系勢力老將，彼此勢力盤根錯節，逼的太緊、就逼使他們團結在一起，只有慢慢來，他們內部必定會有人不服惟岳而反；第三點，又依我看，朱滔這人不過是喜歡說大話又目光短淺的老粗，很難跟他一起自始至終合作，不如就此打住。」所以孝忠就屯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此後，果如他所料，成德內部果然有人陸續造反，李惟岳最後不得不垮台身死。

另一方面，分析張孝忠屯軍定州義豐縣的安排，也是很有利益之政治投資與軍事佈局。請容分析如後：義豐是前述定州刺史楊政義所轄縣，當時楊政義還臣於李惟岳，尙未投降，孝忠入屯義豐，卻不再進兵，名義上仍是討伐惟岳的轄界，也同樣不違反朝命，實際上卻也不需花費多餘軍力，只需耗糧草等待時機即可。更重要的是，入屯定州義豐縣而不攻定州州城，只是以軍勢壓住楊政義，一旦恆州內部如孝忠所料、將有大變的話，那定州楊政義勢必得向孝忠自己投降，⁷¹孝忠不用像朱滔般需賣力攻伐，即可舉手得定州。⁷²故推知張孝忠政治與軍事手段確實皆了得，能老驥伏櫪，利用朝廷授予節度使銜之政治價值，一步步地由一個安史降將群中之一刺史，漸漸擴張自己的地盤。又逐漸將在日後取得為朝廷利用之價值，替朝廷對抗北鄰之幽州、南鄰之成德等河朔跋扈藩鎮。實際上孝忠卻只是打著恭順於朝廷之名義、進行擴張自己地盤之私利，但因手段高明，為朝廷日漸信任。⁷³也因此，為後世

⁷⁰ 這似也暗示手下，搞政治不比搞戰爭，我們易州軍，作戰是用來搞政治的，表現的太過積極，朝廷也會猜忌的。

⁷¹ 孝忠大概也推算楊政義會因為政治恐懼(亦即政義屬「惟岳親信圈」之人)，可能不會向任何將會誅殺李惟岳的人馬投降，以免跟著被殺。

⁷² 推測張孝忠城府中所想是：「若如朱滔般招搖、大興戰事，只會徒惹朝廷猜忌」。而孝忠還屯定州義豐之決策，除前述由孝忠口中親口說出的三個明顯理由外，本段再分析：「順勢覬覦定州，若能成功便可增加自己地盤」、及「不要如同朱滔般過於招搖，反易招朝廷猜忌。」很可能是他不便說出的另兩個理由。

⁷³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6-3858：「及朱滔、王武俊謀叛……

史家歸類為「對中央政治態度『恭順』」之藩鎮勢力之一。⁷⁴

六、王武俊驅逐趙州康日知勢力

幽(幽州)、鎮(成德)、魏(魏博)河朔三鎮及其他跋扈藩鎮等於此時聯合反唐，問題極大，本文暫不以爲述論主軸。本段要處理的是，李惟岳被王武俊弒後，趙州康日知勢力被王武俊消滅、趙州回歸成德軍勢力控制之過程，探討康日知勢力爲何不若義武軍般，成功分裂爲河北中部一方勢力，反終將消滅之因。

此處先大致交代西元 782 年後河北局勢發展。朱滔不滿意朝廷對他的安排，揮軍南下。時魏博田悅、成德王武俊，又因一時政治利益不同，態度又開始反覆不一，或親朱泚兄弟、或親朝廷。不久後因朱滔又與魏博田悅翻目，

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修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綦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難，收京城，綦國有功……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武。」

⁷⁴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卷下，〈唐代藩鎮年表·義武表〉，頁726。但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頁81卻仍將義武(易定)歸類為「河朔割據型」之藩鎮勢力之一。細觀之，二氏對孝忠或義武節度使分類，實無太大矛盾。王氏以對中央政治態度對藩鎮及藩帥作分類標準，故將義武鎮歸類為對中央恭順型藩鎮；張氏則以藩鎮內部權力結構與性質等因素作為分類標準，將義武歸類為河朔割據型藩鎮。義武軍張孝忠逝世後，帥位由其子世襲，雖張氏文中未細明言為何義武軍會被其歸類為河北割據型，然由義武軍帥為張孝忠父子世襲來看，張國剛氏似認為這亦屬河北藩鎮「父子私兵」世襲割據性質；然張孝忠父子卻皆恭順於朝以對抗河朔三鎮，政治態度確實恭順，王氏將之歸類為恭順型藩鎮亦可。故二氏對之分類實無太大衝突。

帥兵攻其貝州，此事發展，反有利朝廷爭取與魏博或成德合作，共同對抗朱滔。這或許也間接使武俊決定先收復成德軍「故地」，以壯大自己實力、面對未來與諸勢力間競合之戰略方向。當時，原屬成德軍故地諸州中：有遠在河北東部濱海地之滄州，暫時勢不可及；「成德叛將」之一的張孝忠則北擁易、定兩州，勢力尚強、暫不可輕取；只有康日知在南側孤據趙一州，較易攻取，故武俊很可能因此決定先取趙州之戰略決策。

此處暫先分析日知與惟岳之關係。《新唐書·康日知傳》載：「日知少事李惟岳，累擢趙州刺史。」⁷⁵可見康日知年少即臣事李惟岳，其很可能在建中 2 年(781)春正月，成德李寶臣逝世、其子惟岳求繼任為成德鎮帥過程中，為惟岳提拔擔任趙州刺史。此又可引一條史料證之：

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為神……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⁷⁶

可知在此年夏季，即李寶臣甫逝世、惟岳謀繼位數月後，康日知已任趙州刺史。又可以另史料反證之，《舊唐書·李寶臣傳》載：

寶臣暮年，益多猜忌……即殺大將辛忠義、盧倣……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入，自是諸將離心。⁷⁷

由引文知寶臣、惟岳父子權力交替時，原趙州刺史張彭老亦為寶臣、惟岳父子等「權力中樞」所殺之二十餘大將舊臣之一，而據郁賢皓考證，之後接替趙州刺史者即康日知。⁷⁸故日知在寶臣、惟岳父子交替之際，該屬「惟岳親信圈」內人物之一，才會被委以趙州刺史之職。

然康日知為何會叛惟岳而歸朝廷？目前暫尋無史料可觀其行為動機之梗概。但建中 2 年(781)時，李惟岳正因繼位問題被朝廷視為造反人物，身為

⁷⁵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148，〈康日知傳〉，頁4773。

⁷⁶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36，〈五行志三·龍蛇孽〉，頁951-952。

⁷⁷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李寶臣傳〉，頁3868。

⁷⁸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3，卷105，〈河北道·趙州〉，頁1473。

惟岳親信圈內之康日知，卻於此時向朝廷獻上象徵祥瑞之龜，可能便是向朝廷表達效忠、「反正」之政治舉動。《新唐書·康日知傳》續載：

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⁷⁹

由引文只能看出，當惟岳背叛朝廷時，康日知與屬下李濯及部將百人共同聯盟歸降朝廷，並固城嚴守城防，才會有前段惟岳派武俊領軍攻打趙州事。但日知決定叛惟岳、歸朝廷之行爲動機，則暫尋無史料可管窺。

當武俊殺惟岳後，建中3年又與朱滔等背叛朝廷時。《通鑑》載：

王武俊復叛……(朱)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⁸⁰

王武俊企圖收回趙州，並與朱滔聯軍攻伐之，趙州繼前次惟岳遣武俊領軍圍城後，第二次被包圍。只是在前次，康日知尚利用武俊為惟岳見疑之際，遣使遊說武俊倒戈惟岳；但此次圍趙州城，主事者即是殺惟岳後、力求成為成德勢力新領導者之王武俊，兩次圍城前後不過距月餘。

此處暫附談夾在幽州與成德兩大藩鎮勢力間的易定張孝忠，《通鑑》載：

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強寇之間，莫之能屈。⁸¹

由引文可知，朱滔將要起兵叛朝廷，夾在幽州與成德兩大藩鎮勢力間的孝忠，正是後患，滔想遊說孝忠一起反，以免徒生後患。不料孝忠此時選擇依靠朝廷之側，堅決不與河朔三鎮其反。這除了要恃仗朝廷軍事勢力、或恭順

⁷⁹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148，〈康日知傳〉，頁4773。

⁸⁰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庚申條〉，頁7322。

⁸¹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庚申條〉，頁7322。

於朝廷之中原型藩鎮等勢力為外援外，⁸²要獨居強寇之間，最重要的是能擁有「完城礪兵」、使敵人不能屈服之實力。同理，康日知若想選擇依附朝廷，並同時能獨存於河北強鄰間，那勢必也當如此。

此外，易定與趙州，也因此河北深具戰略價值。朝廷勢力中能看出易定張孝忠與趙州康日知之利用價值的，即是朝中名將李晟。《通鑑》載：

神策軍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分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⁸³

時李晟為神策軍行營招討使，其向朝廷上奏，若能北聯絡張孝忠，南保住康日知，不讓趙州康日知為武俊、朱滔等消滅，以此兩勢力一南一北夾住河北三鎮，或可平此時河北之亂事。當時李晟正在魏州攻討魏博鎮帥田悅等勢力，也不得不北往趙州解圍。此時成德勢力攻打趙州的將領是王武俊之子士真，見狀遂解除圍城率兵離開。李晟遂留在趙州三日，一方面可助兵康日知，一方面可能也是要北聯張孝忠，取得聯繫後，便與孝忠合兵攻擊恆州成德軍之王武俊。

所謂「合兵」，即李晟軍離開趙州、北至定州，與張孝忠合守該地，並圖北攻幽州，與河朔諸鎮數戰。⁸⁴然這軍事決定也使趙州康日知陷入獨自困

⁸²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6-3857：「後孝忠為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眾，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

⁸³ 司馬光，《通鑑》，卷227，〈德宗建中三年(782)·二月庚申條〉，頁7334。

⁸⁴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33，〈李晟傳〉，頁3663：「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鈺、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略恆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以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卻，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眾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

守、外無援軍之窘境，但至本年 11 月，康日知仍成功抵擋住王武俊的一次軍事侵襲。《舊唐書·王武俊傳》載：

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恆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⁸⁵

此次 11 月軍事侵襲，王武俊派張鍾葵領軍攻打趙州，這是康日知歸降朝廷以來，趙州第三次被成德勢力攻擊，日知仍敗之，按前引《舊唐書·王武俊傳》說法，日知在戰勝後尚斬敵將張鍾葵首級獻上朝廷⁸⁶。自武俊殺惟岳以來，日知至目前為止、孤城防守了約九個月。而此日，河朔諸藩鎮之亂卻也演變至一起稱王、建國之境。

然再過約兩個月後，趙州已支撐不住王武俊之威壓。《舊唐書·馬燧傳》載：

興元元年(784)……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喜且過望。⁸⁷

又《舊唐書·德宗紀上·興元元年》載：

興元元年春正月……丙申……以前趙州觀察使康日知兼同州刺史，充奉誠軍節度使。⁸⁸

故可知在西元 784 年春正月，康日知已支撐不住王武俊軍事威壓，勢力日漸「窘蹙」，想主動放棄趙州。而朝中名將馬燧遂替日知上奏，改調他地，朝廷

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與還定州，賊不敢逼。」

⁸⁵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王武俊傳〉，頁3873。

⁸⁶ 然《新唐書》，卷148，〈康日知傳〉，頁4773載：「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並無明言有斬鍾葵之首。

⁸⁷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34，〈馬燧傳〉，頁3696。

⁸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上〉，頁340。

並升日知之官職為節度使。康日知在失趙州後，見不為朝廷所責，仍為朝廷擢拜為節度，表示朝廷也肯定了自己近一年來守趙之功，故日知「喜且過望」。這也顯示朝廷已明瞭趙州守不住之態勢，不如承認「以深、趙隸武俊」之勢。這也該與此時正逢涇原兵變之德宗逃亡奉天後，不得以下「罪己詔」有關。《舊唐書·王武俊傳》載：

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己，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偽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恆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⁸⁹

在這種下罪己詔、不得已「大赦反側」，派使節去河北宣慰，承認王武俊為節度使，並使成德軍等跋扈藩鎮也不再稱王叛逆之「德宗姑息主義」局勢下，⁹⁰朝廷會承認趙州隸於武俊也十分正常。日知得調離河北兵禍是非之地，自是大喜過望，而王武俊勢力也因之滲入趙州。

七、滄景節度使之設立

(一)張孝忠派程日華交割滄州

談完成德勢力成功收復趙州「故地」、與易定節度使之產生後，接下來再談另一由成德故地分裂出之滄景節度使產生過程。緣因前述朝廷任命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使時，又恐孝忠勢力過大，故切割成德故地時，使孝忠轄地核心區之易、定兩州外，還遙領河北東部、濱臨渤海之滄州。其後發展，《通鑑》載：

⁸⁹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2，〈王武俊傳〉，頁3875。

⁹⁰ 德宗自涇原兵變、流亡奉天後，對跋扈藩鎮態度也由原先力主討伐之勢，大為改變，此史書多有言之。如《通鑑》，卷237，〈憲宗元和元年(806)·春正月甲申條〉，頁7627即言：「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既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⁹¹

《舊唐書·程日華傳》則載：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為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牙將。

初，李寶臣授恆州節度，吞削藩鄰，有恆、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恆、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⁹²

《新唐書·程日華傳》則載：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為安祿山帳下，偽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恆州。既治裝，悉帑以

⁹¹ 司馬光，《通鑑》，卷231，〈德宗興元元年(784)·五月丙子旦條〉，頁7433。

⁹²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傳〉，頁3903-3094。

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豪髮卹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⁹³

由上諸引文知，張孝忠到興元元年(784)，乃派程日華遠赴滄州，與舊任刺史李固烈進行交割。舊刺李固烈，依上引諸史料可知是李惟岳之「姻屬」、為「妻兄也」。據郁賢皓考證，固烈約是代宗大曆 10 年(775)任滄州刺史，⁹⁴此時成德軍尚是李寶臣任鎮帥，至西元 781 年前後寶臣、惟岳父子權力交替之際，也非寶臣、惟岳父子猜忌所殺二十餘大將之一；又概自西元 782 年李惟岳為王武俊殺後，固烈即牢守滄州達兩年之久，以上可見固烈概因與寶臣、惟岳父子有姻屬關係，寶臣、惟岳父子可能信任之，故固烈在惟岳死後，仍堅守滄州二年。但因西元 782 年「三分成德地」之朝命中，規定滄州需交割予義武軍，但當時張孝忠尚勢不及滄州，遂遲至在朝命下達二年後，才正式派程日華前往仍為李固烈嚴兵「牢守」之滄州，進行交割。

程日華本單名華，後因德宗嘉其守滄州之功方賜名為日華。其本是河北定州人，父親出於安祿山帳下之定州刺史，而程華本也是張孝忠之牙將，故知程華原本也是屬安史集團之一份子，同時也是張孝忠麾下之人。孝忠派其前往滄州進行交割，該地與易定不相連，不易管轄；加上李固烈勢力尚在滄州牢守，能否順利交割成功仍是一大問題，故知孝忠所派之人，必須是一位能獨當一面之人才，才能勝任此任務，可知程華該為孝忠親信並視為重臣。

上引三史料皆載滄州交割時發生一事，即固烈在「請歸恆州」、並於交割後，欲私自攜帶州庫所存珍寶錢財離開，引發滄州軍士不滿，遂殺固烈全家以迎日華之軍變，程華「不得已」，也因能「寬厚，推心以待將士」，所

⁹³ 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213，〈藩鎮淄青橫海·程日華傳〉，頁5995。

⁹⁴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3，卷109，〈河北道·滄州〉，頁1515。

以滄州「將士安之」，而程華也成功地接掌了滄州刺史。⁹⁵

(二)滄州程日華之歸唐

雖張孝忠所派之程華成功佔領滄州，然不可否認，此州仍與易定本土不相連，日華勢必要將趨於獨立行事。《舊唐書·張孝忠傳》載：

及朱滔、王武俊稱偽國，華與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仍改名日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⁹⁶

由引文知，因此時朱滔、王武俊等河朔藩鎮稱王、反抗中央，也使親中央的張孝忠難以聯繫滄州程華、至「不能相援」之地步，程華只有嚴守城池、獨自抵抗。甚至日華在戰事之中，為爭取軍事資源，不惜欺騙成德王武俊。《通鑑》載：

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⁹⁷

由引文知，王武俊在企圖攻略滄州過程中，仍冀望能說誘日華投靠成德軍，

⁹⁵ 但筆者覺此事甚弔詭，史料明言李固烈「牢守」滄州，凡二年，若將士不同心，豈能孤守如此長久？故推估李固烈所部內，很可能紀律甚佳，上下交心，發生軍士內闕譁變機率頗低。然張孝忠與李惟岳本就相猜忌，對惟岳舊將的李固烈可能也不例外，孝忠派日華來與固烈交割滄州，固烈是否就會因此真心交割、願意讓出自己地盤、「請歸恆州」？又為何會在敏感的交割之際，就忽然發生滄州軍人譁變殺固烈之事？又是誰在幕後策動軍人譁變？又若日華是真因為滄州內部軍事譁變後才能進入滄州，其權力可能多被滄州軍士所架空，又如何能順利控制滄州，為孝忠所滿意，進而「版日華攝滄州刺史」？可惜史料殘缺，筆者暫無法從中看出能證明其中「弔詭」之證據，且此事亦非本文欲述之主軸所在，可暫不深究。然，此事實疑點重重。

⁹⁶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1，〈張孝忠傳〉，頁3857。

⁹⁷ 司馬光，《通鑑》，卷231，〈德宗興元元年(784)·五月丙子旦條〉，頁7433。

日華也假意相好，欺騙武俊說：「如果武俊先生要我們歸順，請先送我們兩百名騎兵相助。」武俊給了這兩百騎兵，日華卻把軍馬全留下，人員歸還成德軍。這當然也觸怒武俊，不過當時武俊正與朝中名將馬燧爭戰，無暇顧及滄州，使滄州得以保全。

日華與成德軍的敵對，也使朝廷在河北反叛之地又獲得半獨立、且親中央之滄州一地。但滄州名義上仍屬易定節度使管轄，戰事緊急，事事仍需遙請易武張孝忠下達指示也勢必不可能。故《舊唐書·程日華傳》載：

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

宇入闕，倍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⁹⁸

由引文知，滄、定之間往來艱難，朱滔、武俊又常謀攻略滄州，情勢緊急，不能事事請益易定，故滄州錄事參軍李宇為程華獻計，大意是說：「我們滄州一整年下來都遭攻擊，易定張孝忠長官那邊又不能給我們州支援，我們若要向朝廷報軍功，還得透過易定那邊轉呈，實在是所謂『勞而無功』，不如讓我親自往朝廷一趟，請朝廷讓我們『以一州為使』。」程華遂即派遣李宇入京，向朝廷報告滄州處境之艱難，「疲於矢石」。⁹⁹朝廷非常嘉賞程華守城之功，御賜程華名為日華，將原先由孝忠所令假攝滄州刺史予以真除，並充為橫海軍使，此即前謂「以州為使」之軍使——橫海軍使。同時令日華每年仍需上供義武軍十二萬貫。

⁹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傳〉，頁3904。

⁹⁹ 然程華私遣李宇入京報功，不經長官張孝忠，必使孝忠不悅。日後，至少在程華在世前，滄州與易定少有政治、軍事合作，可能本於此。

(三)何時設立滄景節度使之考析

若按上引兩段史料敘述，表示朝廷仍認為滄州、暨橫海軍在內，名義上尙屬義武軍節度使所轄，此由朝廷仍命滄州每年仍需上使稅錢十二萬貫給易定節度使即可知。然《舊唐書·程日華傳》卻續載：

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日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¹⁰⁰

若按此段史料記載，所謂「自是別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究竟何義？莫非「橫海軍」已為一獨立藩鎮，易定節度使不能再對滄州有法定管轄權乎？推論非也。因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之軍事威壓，易定張孝忠與滄州程日華間也「道路阻絕」，不能管轄至滄州橫海軍，日華也因此成為半獨立之政體。所謂「別為一使」，只是別為橫海軍使，並非獨立成為一節度使。故「橫海軍」雖非有節度、觀察使之「藩鎮」等級，然朝廷似也將只轄一州之橫海軍，比照為「準藩鎮」，滄州橫海軍除仍須上供於易定節度使十二萬貫稅錢、或如本段史料所載「糧餉數萬」外，其實該是半獨立之準藩鎮，故本段史料「自是別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該是如此解釋。但要注意的是，「準藩鎮」畢竟非一真正之藩鎮，此時橫海軍尙未升格為節度使，史料也未見朝廷任命程日華為橫海節度使。則橫海軍究竟何時升格，成為真正的藩鎮？¹⁰¹

遍閱《新》、《舊》之〈程日華本傳〉，皆找不到日華在生前有升格為節度使之紀錄，且《舊唐書·程日華傳》亦載：「貞元四年(788)卒，贈兵部尙

¹⁰⁰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傳〉，頁3904。

¹⁰¹ 至於前史料所謂「復置橫海軍」，表示橫海軍並非始置。此見《新唐書》，卷39，〈地理志三·河北道滄州景城郡條〉，頁1017載：「(州)西南有橫海軍，開元十四年置，天寶後廢，大曆元年復置。」可見橫海軍早為玄宗開元年間即已置軍，後有置廢，至此時復為軍。

書。」¹⁰²及《舊唐書·德宗紀三》亦載：「橫海軍使、滄州刺史程日華卒，以其子懷直權知軍州事。」¹⁰³也找不到日華生前見拜為節度使。而在《舊唐書·程日華子懷直附傳》則載：

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屬郡。¹⁰⁴

由引文知，程日華子懷直，在父親死後，自為「留後」，¹⁰⁵此時朝廷一方面概因「德宗姑息主義」，另一方面也可能想羈縻程懷直，使其如同其父般繼續效力朝廷以抗河朔跋扈藩鎮，遂升橫海軍為節度使，故《舊唐書·程懷直附傳》明載：「升橫海軍為節度」，¹⁰⁶正式成為一獨立藩鎮。然此時節度使尙未有「一州一節度使」之政治慣例，¹⁰⁷一個滄州怎能獨立為一藩鎮？以德宗為首的朝

¹⁰²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傳〉，頁3905。

¹⁰³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上·貞元二年·五月丙申〉，頁353。此處記日華逝於貞元2年，《新唐書》，卷7，〈德宗紀〉，頁194、及《新唐書》，卷213，〈本傳〉，亦皆記程日華逝世於貞元2年，但《通鑑》，卷233，〈德宗貞元四年·十一月條〉，頁7517亦同於《舊·本傳》般記為貞元4年。本文並存二說。

¹⁰⁴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3，〈程日華子懷直附傳〉，頁3905。

¹⁰⁵ 所謂藩鎮「留後」，是安史亂後藩鎮，在原藩帥過世後，其下有力者往往即自居「留後」，再求朝廷正式任命真除為該鎮藩帥之前銜。

¹⁰⁶ 此處必須作一小考證，以上引諸史料，皆可證程日華生前並未被朝廷任命為「橫海軍節度使」，是至其子懷直時才為朝廷「升橫海軍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然《通鑑》，卷232，〈德宗貞元二年·三月條〉卻出現一相反史料：「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筆者不知溫公以何為本，會撰載這條孤立史料，本文依「孤證不以為證」原則，暫不採溫公記載。

¹⁰⁷ 見周藤吉之，〈藩鎮體制と直屬州〉，《東洋學報》，43：4，1961，頁485-520。文中認為中晚唐藩鎮體制下一藩鎮只轄一州之「直屬州」制，約始於憲宗時，但穆宗後暫時漸不見，至晚唐後才大量出現直屬州。本文時限方在安史亂後不久，自無直屬州之政治慣例出現。

廷，即裂滄州之弓高、景城等縣為新置之景州，「橫海」也由「軍」升格為「藩鎮」；並由「軍使」升格為「節度使」。橫海之領土、轄縣數皆未變，卻在朝廷與程懷直相互合作地政治操作下，管轄了滄、景二州，故又稱為「滄景節度使」。此年，正是西元 789 年，德宗貞元 5 年，¹⁰⁸滄景節度使正式成立。

八、結論

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其實不能僅就單一面向來看，也不能完全地將河朔問題當成一個整體來做研究。由本文研究可發現，至少在安史亂後不久之河北中部，自成德軍首任鎮帥李寶臣逝後，內部各系勢力作政治、軍事權力之爭奪時，所顯露出人性本質與現實面，往往大於其他因素。或許這也與當地之胡風文化風氣有關，筆者也不完全排除這種傳統解釋，但文化面向的現象解釋，真能完全涵蓋河北地區人物在作權力鬥爭時之人性本質？或許本文之研究，能在前人對河北藩鎮所累積的學術結果上，再補充一些有關政治、軍事競合因素的歷史解釋。

由本文研究發現幾點，分述如下：

1. 李寶臣生前所屬大將、所部州刺，會在寶臣臨死、其子惟岳求繼位之際被鎖定誅殺者，雖無證據證明他們皆非寶臣、惟岳父子之嫡系且信任將領。然從張孝忠之例子可發現，部分被鎖定欲誅殺之舊大將，可能本就不是出自寶臣、惟岳父子之嫡系勢力，故不被見信，才在赤裸

¹⁰⁸ 司馬光，《通鑑》，卷233，〈德宗貞元五年(789)·春二月戊戌條〉，頁7517：「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仲為景州刺史。」；又《舊唐書》，卷13，〈德宗記下·貞元五年〉，頁367：「二月……戊戌，以滄景留後程懷直為滄景觀察使。」；又《舊唐書》，卷143，〈程懷直附傳〉，頁3905：「(貞元)五年，起復(懷直)正授節度觀察使。」

裸的權力鬥爭時，被鎖定為誅殺對象。而張孝忠視破其計謀、未被誅殺，遂與惟岳勢力分裂。

2. 李惟岳所親信份子，即本文所謂「惟岳親信圈」，在寶臣逝世前後，一一為惟岳安排至成德軍內外要職，包含各支州州刺。然這親信圈內可能仍「圈內分系」，意見未必合一、亦未必團結，而惟岳不能好好利用內部各系要臣之意見，縱橫各系勢力利益之矛盾、居中成為仲裁者，反變相被其中王他奴等「叛國派」裹脅，遂漸失去統治的正當性與號召力。因此所部州刺如康日知、楊政義；或心腹「要籍」謝遵等，多見機投降或反叛——包含朝廷、或其他河朔鄰鎮等外部強大勢力。
3. 未被寶臣、惟岳父子所定為誅殺對象者，不一定是親信圈內之人。如王武俊，雖曾為寶臣生前提拔之大將，卻也不為惟岳所信任，也導致武俊殺惟岳之政變再降唐廷。
4. 易定張孝忠與成德勢力分裂後，自成一方勢力，其政治謀略深沉，懂得與朝廷合作，利用「朝命」之合法性與正當性，逐漸在河北中部西北區擴張地盤。這種政治選擇無疑也與河朔諸鄰鎮為敵，但也因此使孝忠利用朝命、擴大勢力，也使其不得不繼續與朝廷合作。
5. 以德宗為首之朝廷，在李惟岳為王武俊所弒後，不能善加利用形勢，安撫幽州朱滔、及成德勢力真正繼任者王武俊等，反故意用「切割轄區」的「三分成德地」手法，企圖削弱河北諸鎮，反將河北問題擴大，促使河朔三鎮在一時共同政治利益下才會一齊造反。此間唯有易定張孝忠因與成德、幽州有過不合經驗，加上其城府謀算甚深，決定採取繼續與朝廷合作之立場，以保障自己在河北中部之政治利益與地盤勢力。這也是易定(義武)節度使會向朝廷政治態度持續恭順之本質。
6. 原惟岳所部州刺，除孝忠為「反正首功」外，真正屬「惟岳親信圈」內第一個投降朝廷者，乃趙州刺史康日知。朝廷也一度想利用康日知，將其轄區擴大為兩州，但因其無甚軍功，不為成德內部新竄起之王武俊所服，使武俊連番入侵趙州，雖孤守近年，終竟為武俊驅逐，

再也不能於河北中部擁有任何政治勢力。適逢德宗出奔奉天，急欲姑息包含河北三鎮在內之各地造反勢力，遂下詔罪己，武俊勢力侵入趙州也為朝廷所認可。

7. 西元 782 年朝廷「切割河北諸鎮轄區」政策造成另個後遺症，即是張孝忠也有勢力所不能及之轄區——滄州，在兩年後才派部下列華去交割。列華交割成功後，在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兩勢力相威壓下，也與易定本部不能連結。孤州難守，列華遂決定私下遣使往朝廷求「以一州為使」。然本文亦考證出程日華¹⁰⁹在此時，朝廷只是拜其為「橫海軍使」、而非《通鑑》所載之「橫海節度使」，由朝命中仍規定橫海軍仍需上使稅錢糧餉這點，即表明朝廷表面上仍承認橫海軍尚屬易定節度使所轄。至西元 789 年時，日華之子程懷直時，在朝廷與程懷直相互合作地政治操作下，切割滄州、新立景州，橫海(滄景)節度使才正式成立。而自程日華以來因與成德、幽州兩大鎮之政治、軍事矛盾，也使橫海軍同於易定般，不得不與朝廷保持良好關係、藉以求自保，或維持自己之政治利益。

綜合以上可發現，所謂「河朔諸鎮」問題，並非全然是一整體性之政治與文化問題，在河北諸鎮間、甚至至少從成德軍第一次分裂之歷史過程中，可看出河北內部各系勢力間，往往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利害關係，這也左右彼此在政治與軍事上的競爭、合作。至少從成德軍第一次分裂之歷史事件上，或可看出唐代河朔問題，可能即在這種政治利害的矛盾間、不得不相互競爭、合作之歷史脈絡中，不斷延宕百餘年之歷史淵源。

¹⁰⁹ 此時朝廷賜名為程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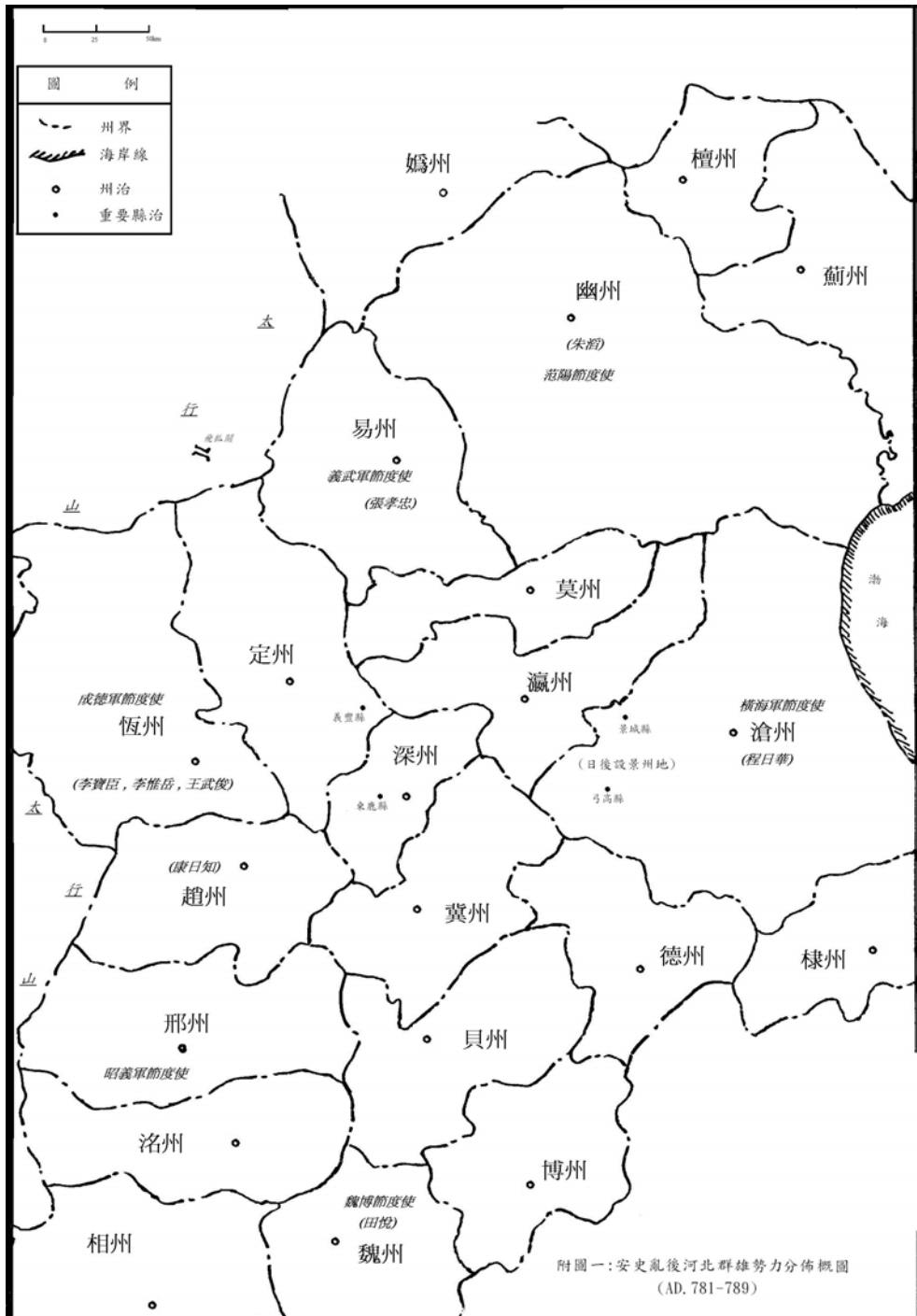


表1：781-789河朔諸藩鎮大事表

781年

- 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逝世。其子行軍司馬李惟岳欲自代，並欲殺易州刺史張孝忠。李惟岳同時大行殺戮，只信任自己「親信圈」王他奴等人。
- 五月：魏博鎮帥田悅聯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與李惟岳共抗朝命，田悅起兵，攻打位於河北之昭義節度使。
- 七月：恭順中央之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後再兼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軍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擊敗田悅軍。
- 八月：范陽節度使朱滔討伐成德李惟岳，駐紮於莫州，易州刺史張孝忠以精兵八千自固。滔遣蔡雄遊說孝忠與己聯合討惟岳。
- 九月：朱滔向朝廷上表推薦張孝忠，朝廷佳之，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孝忠與朱滔相互聯姻。
- 十一月：朝廷詔削李惟岳官爵。加河東馬燧為魏博招討使。

782年

- 春正月：田悅為李晟馬燧李抱真等官軍大敗，逃回魏州。此時本與田悅聯合謀反之李惟岳，被范陽朱滔、易州張孝忠圍剿，戰於東鹿縣，惟岳大敗而逃，惟岳尚且懷疑戰敗原因是兵馬使王武俊作戰不力，武俊疑懼。
- 朱滔欲乘勝追擊，將進攻惟岳大本營恆州，張孝忠卻弔詭地將軍隊拉回，駐紮在定州義豐縣，朱滔氣驚、也不敢追擊惟岳，還屯東鹿縣。
- 惟岳麾下趙州刺史康日知背叛惟岳投靠朝廷。惟岳命王

武俊討伐康日知。

閏正月：王武俊還軍恆州，殺李惟岳及其「親信圈」內人馬。原惟岳麾下、深州刺史楊榮國向朱滔投降。

二 月：原惟岳麾下、定州刺史楊政義向張孝忠投降。

朝廷以張孝忠為易定觀察使，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只賜給朱滔德、棣二州，此即朝廷所謂「三分成德地」計。但引起朱滔不滿，不願向朝廷交出深州；亦引起王武俊不滿自己有「手誅惟岳」之功，卻不能真除為節度使。魏博田悅趁隙遊說朱滔、武俊。於是三藩鎮聯合再次起事，河北再亂。

朱滔也使人遊說易定張孝忠一起起事，孝忠不願聽從。

四-七月：朱滔送深州給王武俊，並聯合王武俊共同攻討趙州康日知。

朱滔恐易州張孝忠為後患，再次遣使遊說，孝忠選擇不願謀反，「完城礪兵，獨居強寇之間」。

魏博田悅得到朱滔、惟岳等相援，力戰馬燧等官軍。

朝廷正式拜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使，領易、定、滄三州，但此時滄州只是徒有管轄名義爾。

神策軍行營招討使李晟請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兵。

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

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

783年

六 月：李抱真開始策反王武俊。

十 月：涇原兵變，朱滔兄朱泚叛，德宗出奔奉天。

十二月：德宗使人遊說田悅、王武俊欲赦其罪。

784年

春正月：德宗在奉天，下罪己詔，赦天下爲亂者，也默認河北群雄勢力範圍。王武俊田悅等皆去王號。

以前趙州觀察使康日知兼同州刺史，充奉誠軍節度使。日知雖曾成功抵擋王武俊攻勢，但最後仍難支，順於朝命，離開河北之地。

朱滔與田悅反目。

以王武俊爲恆冀深趙節度使，加張孝忠同平章事。

五月：張孝忠派程華往滄州進行交割，經過一些詭異過程後，程華入據滄州。但華又因朱滔、王武俊阻隔，與易定張孝忠不能交通。朝廷賜名華爲程日華，並拜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使，令日華每歲供義武軍租錢十二萬貫。

786年?? 788年???

? ?月 程日華卒

789年

春二月，設橫海節度使，以程日華子懷直爲藩帥。

參考書目

1.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九版。
2. (日)谷川道雄，〈河朔三鎮における節度使權力 性格〉，收入《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25，1978：3，頁1-20。
3. (日)周藤吉之，〈藩鎮體制と直屬州〉，《東洋學報》，43：4，1961，頁485-520。
4. (日)堀敏一，〈魏博天雄軍の歴史〉，《歴史教育》，6：6，1958。
5. (日)渡邊孝，〈魏博と成徳〉，收入《東洋史研究》，54：2，1995.09。
6. (日)畑地正憲，〈唐代河北藩鎮下における商業發展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岡崎敬先生退休紀念論集》(京都：同朋舎，1987)，頁256-278。
7. (北魏)酈道元著·(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
9.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
10.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九版。
11.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台北：新興書局版，1988。
12.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
13.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14. 方積六，〈論唐代河朔藩鎮的長期割據〉，《中國史研究》，1984：1，頁33-46。
15. 毛漢光，〈論安史亂後河北地區的社會與文化——舉在籍大士族爲例〉，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頁99-111。
16. 毛漢光，〈魏博兩百年史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北：聯經，1995)，頁323-390。
17. 王仲犛，《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8. 王壽南，〈從藩帥之選任看安史之亂後唐中央政府對地方之控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6，1988，頁1-18。
19. 王壽南，〈論唐代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收入《中山學術文化集刊》，1，1968，頁569-620。
20. 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

21. 王壽南，《唐代政治史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增訂版。
22.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23. 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
24. 王賽時，〈唐代平盧淄青節度使略論〉，《東岳論叢》，1994：2，頁103-106。
25. 王賽時，〈唐朝軍隊結構的變化與驕兵悍將的形成〉，《齊魯學刊》，1988：5。
26.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7. 伍常伯，〈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論中唐以來制禦藩鎮戰略格局的形成〉，《東吳歷史學報》，6，2000.03，頁1-33。
28. 吳光華，〈唐代盧龍鎮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29.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6(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234-312。
30. 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1. 谷霽光，〈安史亂前的河北道〉，《燕京學報》，19，1936。
32. 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香港：中華書局，1990。
33.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台北：文津，1999。
34.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發行，2000。
35.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1993。
36. 孫國棟，《唐宋史論叢》，香港：龍門書店，1980。
37.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38. 翁俊雄，《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台北：新文豐，1995。
39. 張正田，〈唐代昭義軍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40.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1. 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305-324。
4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台二版。
43. 黃清連，〈宋威與王黃之亂〉，《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編輯委員會，1992，頁1-37)。
44. 黃清連，〈杜牧論藩鎮與軍事〉，收入氏等著，《結網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351-405。
45. 盧建榮，〈唐後期河北特區化過程中的抗爭文化邏輯——兼論唐廷與河北爲扈從主義關係說〉，《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2000)，頁397-458。

46.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177-236。
4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

The Split of the Jiedushi of Chengde Jun: An Exam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s in the Central Hebei Area in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 781-789 A.D.

Zhang, Zheng-ti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engde *Jiedushi*(成德節度使) w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rebellious governors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安史之亂) in the Tang Dynasty. Since most scholars have dealt with overall research,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amine specifically the split of the Chengde *Jiedushi* by dealing with the powers in the Hebei(河北) area, which inter-dependended while competing each other for 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brought with various effects. The author also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reasons why the Chengde *Jiedushi* split and why the two sub-cliques from the Chengde *Jiedushi*, Yiding(易定) and Henghai(橫海), decided to obe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stead of following other powers against the throne.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781AD, which began a series of spli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Li Baochen(李寶臣), the first governor of the Chengde *Jiedushi*, and ends up at 789AD,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mally set up the Cangjing Governor(滄景).

Keywords: Middle and Late Tang , Fanzhen , Hebei , Jiedushi of Chengde Jun

